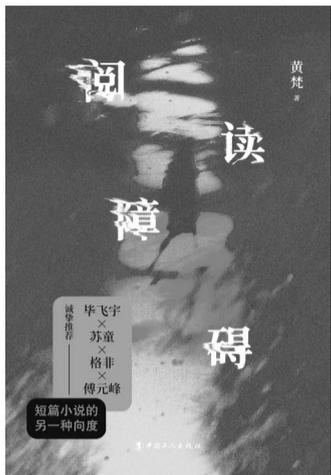


黄梵小说的哲学性与诗性

□邹世奇



《阅读障碍》
黄梵 著
中国工人出版社
2024年10月

黄梵的小说写宿命，而这些宿命充满卡夫卡式的深刻与荒诞。黄梵认为，写故事不是他的目标，写宿命才是。他认为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收藏失败的博物馆，我们需要建造一座纸上博物馆，把人类的教训保存下来。

在我看来，黄梵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作家，很有理工男的实证思维，喜欢把各色人物性格放在一个人性试验场中缠绕、碰撞，最后得出的结果，是偶然背后的必然。博物馆展览失败，试验场让人看到是怎么走向失败的。而结果在过程中早已注定，这就叫“宿命”。比如小说集《阅读障碍》中《自我教育》这篇，正职死了，一直怨恨他的副手终于当上了正职，可是他却开始理解曾经怨恨的对象，与他深深共情，并对他产生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感情。一个有点荒诞、充满哲学意味的故事。是不是只要穿上对方的鞋子走一走，就会理解他甚至成为他？我们所谓的独立思考、自由意志，真的是独立、自由的吗？会不会是外界环境、我们所处的位置让我们如此思考呢？归根结底，人是环境的产物，意识是依赖物质产生的。

黄梵作为中国最早阅读西方现代文学作品的这一批作家，他创作的小说自然也是典型的现代小说。在他看来，生活中总有一些理性难以照

亮、晦暗不明、含混不清的事物，而现代小说就是收纳这些的容器。与现代小说的内核相适应，黄梵小说的形式和结构也是现代的、先锋的，设置了不少博尔赫斯式叙事圈套。他曾写道：“在小说中，我不仅要揭示或置入冲突，还要将冲突化为精神或乐趣之美；不仅要剪开全过程，只留下数段拼接，还要虚构数段，且在它们之间留白，把完整‘故事’变成数个场景意象表达，这是短篇产生诸多意味的关键。”他的这本小说，就是他这种小说观念的生动演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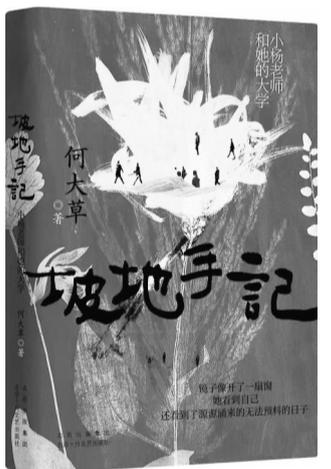
黄梵在《阅读障碍》后记中提到“结尾写作法”，这是爱伦坡使用过的概念，而黄梵又重新发现了它。简单地说，就是先确定好一个结尾，然后让人物和故事朝着这个结尾发展。对此，黄梵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：“结尾写作法，让人的两个自我能巧妙配合，让理性的自我守着结尾，耐心等着即兴发挥的自我，朝它一路冲过来。”在这本小说集中，比较突出的例子是《方向正北》，写家人买来给女孩吃了明目的刺猬，女孩却很喜欢它、想要养着它。无奈周围的人都反对，女孩只好清晨去山里放生刺猬。以为就是这么一个悠闲的、散发着日常生活味道的故事，但在结尾处，作者甩出了豹尾。黄老师用凝练而极富张力的语言，笔力千钧地，从女孩的视

角，勾勒出一个电影般的场景，危险的气息、强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，令读者汗毛倒竖、耳边响起暴力案件发生前的背景音乐。有这样一个结尾等在那里，前面的故事便都是在为女孩清晨独自进深山构建合理性，那个养刺猬、放生刺猬的过程，原来是一桩刑事案件悠长、舒缓的前奏。

黄梵以诗笔经营小说创作。他说：“诗歌是一切写作的起点和终点。”从时间上来说，黄梵是先以诗人的身份出现在文坛的。也就是说，黄梵在开始小说创作的时候，他早已是一位成熟的诗人了。他对自己的身份体认，“诗人”也始终排列在“小说家”之前。因此，他小说的意境营造、语言风格都是具有诗歌特质的。在《阅读障碍》这本集子里，有许多令人过目难忘的句子和表达。与此同时，黄梵的短篇小说与其短诗的发生机制是一致的。即认为短篇小说与短诗一样，是直觉结构的体现，字数的多少取决于内容何时抵达“无尽释放”的临界点。因此，他的短篇一般不超过一万字。对于毕飞宇著名的短篇小说“八千字论”，他也是赞同的。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。应该说，好的文学作品，无论什么体裁，它一定是具有诗性的。只是在黄梵的作品中，诗性的含量要更高一些。

克制的季节和假寐的哀伤

□孙凡迪



《坡地手记》
小杨老师和她的大学
何大草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2024年4月

《坡地手记》的封面和书签是四季入眼都舒服的黛绿色。这种被古代女子用于画眉颜料的黛绿色，是一种故事生长的线索，是情节稳定的基色。在小杨一无是处的长相里，作者唯独挑了她冲击感极强的眉毛来说“像排刷刷上去的”，因为这里藏着小杨做人最后的底气和骄傲。罗汉坡时空的色彩应该是水润绿泽的，气候无酷暑严寒，适合过日子。不过有人的地方就有伤害，所以气候再好，并不妨碍人还是伤痕累累。气候的与世无争，给这些平凡且经历过不平常过往的人做了一个榜样，如果想过着从此不被打扰、不来打扰的生活，罗汉坡是个去处。

小说一直在用大隐隐于世的姿态写这些火热又凉薄的人生，笔触和情节的对抗张力让每个看上去淡淡的人，都似乎有了深邃的眉眼。

合上书你会发现小杨这个被赋予各种特点的女孩，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平凡，但这种平凡是一种属于她存在的自由和频率。她喜欢写很简单的字句，好像多一句用力就会吵醒那些假寐的哀伤；会对女学生产生一种女性之间夹杂着欣赏、暧昧、嫉妒、牵挂的复杂情感；经常有踩在地球轴心摇摇欲坠般的虚幻感，但在每一个阳光很好的天气，又会觉得那么多迎面而来的日子结

实实在立于肩头眺望。

经济独立是女性独立的重要前提，她一直努力赚钱，但又一直抱着明代官窑出品的价值连城的罐子舍不得卖，虽然这是当初骗她的男人在路边按斤买来让她洗笔的水罐。每次寂寞孤单了，总是提这个罐子去图书馆门口写字画画。字画在地上迅速沥干，她为了应和渐晚的天色，从楷书变为行书又改为草书，发现还是赶不上天光褪去的速度，于是索性写成了狂草。人的自由在自然天象面前总是显得有些底气不足，写得再快，字和光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隐去了。从容和爱是一种强者的姿态，它们总是有自然属性的，而人总是急于证明、急着被爱，物和人比总是羞涩谦卑的，因为真正的自由总是站在生命之轻的一端。和罗汉坡的气候一样，天气很少会用力过猛，十月还会有温和的风、温柔的夜，小寒大寒的冰封节气还会看到好面相的阳光，只是气候的善解人意，并未给小杨的内心带来更多的慰藉，来罗汉坡三年多，她依然觉得自己是浮游在这片乡土之上的外来生物。

和这片坡地的气候一样，一年四季并不分明，小说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开头和刻意的结束，好像这本书，你可以随时翻到哪一页，和小杨及

她的朋友们再多共处一段时间、多走一段路，这是文学给我们的权利和自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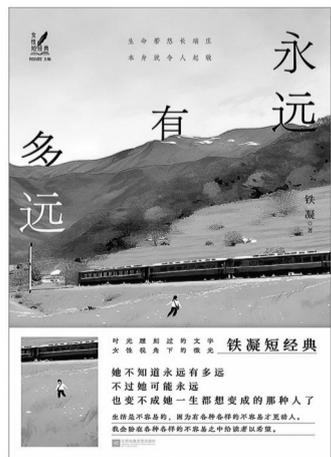
很多人对最后小杨和吴爷走到一起觉得不解，其实这是两个孤独灵魂的相惜相知。看到曾经最喜爱的学生创作的小说大获成功后，小杨躲进小小洗手间，任由复杂的情感越轨并线，一切皆为虚幻。从积极自由到消极自由，人们总是在能选择做什么的时候跃跃欲试，在有机会拥有拒绝做什么的自由时，又畏手畏脚。

小杨在经历了很多不能被定义为悲痛，但又确实长久在身体安营扎寨的哀伤后，得出写作的真谛：“写好一棵树最好的方式是写出树的伤口。”树从来不怕被别人看到伤口，但人却很少会注意，而人总是千方百计要遮掩自己的伤口，因为别人总擅长并期待发现同类的伤。

《坡地手记》用清冷克制的方式呈现了一派热气腾腾的人生，热气里翻滚着功名利禄，也有热气旁守望的一饭一蔬，都是选择、都有自由、又皆为生活。时间总是和情绪暧昧不清，所以和时间有关的一切，最要命也最治愈。痛的时候，觉得日子要放在小火上等待被炖烂，才能倒逼出灵魂缝隙那种刺骨般的灼烧；无痛亦无喜以后，时间把伤带走了，但伤疤还在。

唤起生命的生机

□赵炜



《永远有多远》
铁凝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24年8月

著名作家铁凝在《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》里指出：“文学对人类最终的贡献也并非体裁长、短之纠缠，而是不断唤起生命的生机。好的文学让我们体恤时光，开掘生命之生机，从惊鸿一瞥里，或跌宕的跋涉中。”在拜读了铁凝作品精选集《永远有多远》后，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铁凝小说的明亮、朴素、宽广和深邃等，有震撼灵魂的力量，那是为捍卫人类精神的高贵和心灵美丽的写作，不断唤起生命的生机。

2024年12月，凤凰文艺推出“女性短经典”系列丛书，由作家、诗人、学者何向阳主编，铁凝作品精选集《永远有多远》则领衔“女性短经典”系列。《永远有多远》精选铁凝创作生涯各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9篇，分别是《哦，香雪》《对面》《第十二夜》《永远有多远》《谁能让我害羞》《逃跑》《咳嗽天鹅》《伊琳娜的礼帽》《信使》。集子的首篇《哦，香雪》于1983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多年前读香雪，感觉她是大山的女儿，是那么诚朴和柔美，“在她面前，再爱计较的人也会变得慷慨大度”。小说自始至终洋溢着人情美、人性美的光芒。尤其是结尾，当香雪被火车拉走之后，到下一站西山口她赶紧下车，沿着铁轨走了三十里往回赶路。快到家时，她听到台儿沟的姐妹们一声声呼唤：香雪！香雪！这是欢乐的呼唤！人的心灵是多么温暖与热诚！现在又

读之，那种内心的共鸣依然火热。当然也读出了以前没有体验那么深的两点，就是诚信与尊严。香雪的诚信在于她坚持要把鸡蛋换成火车上陌生女学生的铅笔盒，女学生都对香雪说了要把铅笔盒送给她，但香雪执意把40个鸡蛋放在了女学生的座位下面，体现了一个农村姑娘的诚信和尊严。这个真诚的少女形象到现在仍然有生命力，那就是人与人之间永远需要诚信。

评论家张莉说：“还没有哪位中国作家像铁凝这样，塑造了如此多栩栩如生、富有生命质感的女性形象。”在《永远有多远》这篇小说里，我从白大省身上看到了一个少女对爱情热烈而纯真的投入，是无私的奉献，乃至一种牺牲精神的放射。宽厚善良的白大省是不容易的，但在女性生活与生存的样貌中，各种不容易才更加动人。在如今，这位女孩子的善良和坚守依然具有生命力，让读者动容。《伊琳娜的礼帽》通过女性主义视角，反映了作家对现代社会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与思索，耐人寻味。除了李开花、白大省、伊琳娜等经典形象，这本集子收入铁凝笔下的其他经典形象充分凸显了她的创作观念、艺术气质和情感表达，我们感受到的是她的温暖与关怀、体察与包容，给各种各样的不容易带来微光和希望，从而燃起生活的热望。《咳嗽天鹅》有两条故事线：主线是刘富费尽心力要把那只“咳嗽天鹅”送

给省城动物园，副线是刘富正与老婆香改闹离婚。刘富本来要在离婚前给香改治好咳嗽的，但当他看到被省城动物园收下的那只天鹅变成了盘中餐时，他悲愤不已，从而领悟了某种人生的真谛，在那一刻他决定不与香改离婚了，他“竟意外地有了几分失而复得般的踏实感”。从铁凝精短小说中又悟出一个永恒的问题，就是如何做好一个人。在当下数据流量算法和人工智能的时代，诸如诚信、忠贞、善良、勇敢等这些属于人的固有的品质，才是我们做人的价值和尊严，是我们永远要坚守的精神领地。

主编何向阳在“女性短经典”系列丛书的《序言：我们为什么写作》中说：“‘女性短经典’的集结，是中国女作家历经20世纪三次思想解放基础之上的新的思考与收获。当然，每部书从不同侧面各自回答了‘我们为什么写作’的问题，同时，它们在艺术和心灵层面带给读者的，也比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女性的写作成果都更富足和丰硕。”诚然，《永远有多远》精短小说集从1982年到2021年，创作跨度40年，有力见证了时代变革与文化书写。

是的，不论时代如何变迁，那不变的对文学的热爱与坚守，那不变的对真、善、美的追求，不因时光的流逝而减退，它永远持有恒久的生命力，仍然光芒闪耀。